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六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九

晋纪一 起旃蒙作噩，尽玄默执徐，凡八年。 …… (2091)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

晋纪二 起昭阳大荒落，尽屠维大渊献，凡七年。 … (2124)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一

晋纪三 起上章困敦，尽著雍涒滩，凡九年。 …… (2153)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二

晋纪四 起屠维作噩，尽著雍敦牂，凡十年。 …… (2184)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三

晋纪五 起屠维协洽，尽上章涒滩，凡二年。 …… (2212)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四

晋纪六 起重光作噩，尽玄默閼茂，凡二年。 …… (2235)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五

晋纪七 起昭阳大渊献，尽閼逢困敦，凡二年。 …… (2258)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六

晋纪八 起旃蒙赤奋若，尽著雍执徐，凡四年。 …… (2285)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七

晋纪九 起屠维大荒落，尽重光协洽，凡三年。 …… (2312)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

晋纪十 起玄默涒滩，尽昭阳作噩，凡二年。 …… (2343)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九

晋纪十一 起閼逢閼茂，尽柔兆困敦，凡三年。 …… (2372)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

晋纪十二 起强圉赤奋若，尽著雍摄提格，
凡二年。 …………… (2403)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一

晋纪十三 起屠维单阏，尽重光大荒落，凡三年。 … (2427)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二

晋纪十四 起玄默敦牂，尽昭阳协洽，凡二年。 …… (2452)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

晋纪十五 起阏逢涒滩，尽强圉大渊献，凡四年。 … (2478)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九

晋纪一 起旃蒙作噩，尽玄默执徐，凡八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泰始元年

春，三月，吴主使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璆与徐绍、孙翊偕来报聘。绍行至濡须，有言绍誉中国之美者，吴主怒，追还，杀之。

夏，四月，吴改元甘露。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礼，进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癸未，大赦。

秋，七月，吴主逼杀景皇后，迁景帝四子于吴；寻又杀其长者二人。

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为相国、晋王。

九月，乙未，大赦。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为晋丞相；癸亥，以票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

晋纪一 晋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公元265年）

春季，三月，吴主派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璆，与徐绍、孙翊一同去魏国回报聘问。徐绍走到濡须的时候，有人说徐绍曾赞扬中原国家的美好，吴主发怒，追回徐绍，把他杀死。

夏季，四月，吴国改年号为甘露。

五月，魏元帝施与晋文王特殊的礼遇，晋升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

癸未（三十日），大赦天下。

秋季，七月，吴主逼杀吴景帝皇后，把景帝的四个儿子迁到吴，不久，又把四人中两个年龄大的杀了。

八月，辛卯（初九），晋文王司马昭去世，太子司马炎登基，做了相国、晋王。

九月，乙未（疑误），大赦天下。

戊子（初七），任命魏司徒何曾为晋丞相。癸亥（十二日），任命票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

乙亥，葬文王于崇阳陵。

冬，吴西陵督步阐表请吴主徙都武昌；吴主从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守建业。阐，鸢之子也。

十二月，壬戌，魏帝禅位于晋；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马孚拜辞，执帝手，流涕歔歔不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为陈留王，即宫于邺；优崇之礼，皆仿魏初故事。魏氏诸王皆降为侯。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叔父干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佃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彤为梁王、伦为琅邪王，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又封群从司徒望等十七人皆为王。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余文武增位进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未几，又以车骑将军陈骞为大将军，与司徒义阳王望、司空荀颢，凡八公，同时并置。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诏诸

乙亥（二十四日），在崇阳陵埋葬晋文王。

冬季，吴国西陵督步阐上表，肯求吴主把国都迁到武昌，吴主采纳了他的意见，委派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守建业。步阐是步鸢的儿子。

十一月，壬戌（十二日），魏元帝把皇位禅让给晋王。甲子（十四日），魏元帝搬到金墉城居住。太傅司马孚与魏元帝告别，拉着魏元帝的手，流泪叹息不能自制，说：“我到死的那一天，依然是大魏真正的臣子。”丙寅（十六日），晋王司马炎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泰始。丁卯（十七日），尊奉魏元帝为陈留王，宫室安排在邺城，优厚高贵的礼制待遇，都效仿魏国初期的制度。魏宗室诸王都降为侯。追尊晋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晋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晋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尊王太后为皇太后。封皇帝的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佃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彤为梁王，司马伦为琅邪王，封皇帝之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又把司徒司马望等诸子侄共十七人都封为王。任命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余的文武官员，提级进爵各有区别。乙亥（二十五日），任命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统领朝廷内外的军事事务。过了不久，又任命车骑将军陈骞为大将军，与司徒义阳王司马望、司空荀颢等，总共八人，同时并列设置。晋武帝以魏氏孤立无援的弊病作为教训，因而大封宗室，赋予他们职权。晋武帝又诏告诸王可以自己选择封国中的官吏，只有卫将军齐王司马攸

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卫将军齐王攸独不敢，皆令上请。

诏除魏宗室禁锢，罢部曲将及长吏纳质任。

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后，欲矫以仁俭。太常丞许奇，允之子也，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父受诛，不宜接近左右，请出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丝绞断，诏以青麻代之。

初置谏官，以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为之。玄，干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风颓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王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上嘉纳其言，使玄草诏进之，然亦不能革也。

初，汉征西将军司马钧生豫章太守量，量生颍川太守俊，俊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

二年

不敢自选，全部官吏都请求晋武帝指派。

晋武帝下诏，免除魏宗室的禁令，废除部曲将领及州郡长吏纳人质于京师的制度。

晋武帝是继魏氏苛酷浮华的政治之后登极的，他想以仁厚节俭的作风改正魏氏的弊病。太常丞许奇是许允的儿子。晋武帝将要在太庙行事，朝廷中议事的时候，大臣们以为，许奇的父亲因过失被诛，许奇不适合在武帝身边供职，应当委派他到朝廷外做官。晋武帝于是追述许允的名望，称赞许奇的才能，提拔他为祠部郎。有关部门称，宫中所用的青丝牵牛绳断了，晋武帝下诏，用青麻代替青丝。

当初设置谏官的时候，任命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担任。傅玄是傅干的儿子。傅玄因看到魏末士人风气败落，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先王治理天下，教化昌盛于上，公正的评论通行于下。近世以来，魏武帝喜好法术而天下重视刑名；魏文帝羡慕通达而天下轻视操守名节，从这以后纲纪不整，浮夸虚无的作风充满朝廷，于是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评论。陛下接受禅让登极，弘扬尧、舜之风，只是没有选拔清明广远有礼法之臣，以促进风化与操守；没有斥退虚浮鄙陋之人，以惩戒不恭敬不谨慎的人，因此我才冒昧地说这番话。”晋武帝赞许并听取了他的意见，让傅玄起草诏书以便实行，但是也未能改变当时的风气。

起初，汉朝征西将军司马钧生下豫章太守司马量，司马量生下颍川太守司马俊，司马俊生下京兆尹司马防，司马防生下晋宣帝司马懿。

二年（丙戌，公元266年）

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庙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

辛丑，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训宫。

丙午，立皇后弘农杨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

群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气时异，故名号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从之，帝，王肃外孙也，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肃议。

二月，除汉宗室禁锢。

三月，戊戌，吴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来吊祭。

吴散骑常侍庐江王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吴主不悦，散骑常侍万彧、中书丞陈声从而谮之。丁忠使还，吴主大会群臣，蕃沉醉顿伏。吴主疑其诈，饗蕃出外。顷之，召还。蕃好治威仪，行止自若。吴主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出，登来山，使亲近掷蕃首，作虎跳狼争咋啗之，首皆碎坏。

丁忠说吴主曰：“北方无守战之备，弋阳可袭而取。”吴主以问群臣，镇西大将军陆凯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于我也，欲蓄力以俟时耳。敌势方强，而欲

春季，正月，丁亥（初八），就利用魏庙，祭祀征西府君司马钧以下，连同景帝司马师共七代宗室。

辛丑（二十二日），尊奉景帝夫人羊氏为景皇后，居住在弘训宫。

丙午（二十七日），立弘农人杨氏为皇后。皇后是魏通事郎杨文宗的女儿。

群臣上书说：“五帝就是天帝，王气时时不同，所以名号有五个。从现在起，明堂、南郊都应当除去五帝的位置。”晋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因为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所以祭天地的礼仪，有关官吏大都遵从王肃的意见。

二月，解除魏对汉宗室的禁锢。

三月，戊戌（二十日），吴国派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到晋朝吊祭。

吴国散骑常侍、庐江人王蕃，气质、风度高雅，不会看人脸色顺从其意行事，吴主对此不高兴。散骑常侍万彧、中书丞陈声便乘机诬陷他。丁忠出使回来，吴主大会群臣，王蕃喝醉了酒，趴在那里起不来。吴主怀疑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就用车子把他送出去，过了一会儿，又召他回来。王蕃容貌举止庄严，行止自如，吴主大怒，喝令左右在殿堂之下把他杀了，然后出去登上来山，让左右亲信抛掷王蕃的首级，像虎狼那样争抢啃咬，使其首级碎裂。

丁忠劝吴主说：“北方的晋国没有做好战备，我们可以偷袭并夺取弋阳。”吴主询问群臣，镇西大将军陆凯说：“北方新近吞并了巴、蜀，派使者来求和，这并不是向我们求援，只不过是想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敌人的势力正强盛的时候，想要侥幸取胜，我看

微幸求胜，未见其利也。”吴主虽不出兵，然遂与晋绝。凯，逊之族子也。

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

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文帝之丧，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犹素冠疏食，哀毁如居丧者。秋，八月，帝将谒崇阳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伤。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体气自佳耳。”又诏曰：“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帝王至谦之志。当见山陵，何心无服！其议以衰经从行。群臣自依旧制。”尚书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复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诏曰：“惠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遂止。

中军将军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今主上至孝，虽夺其服，实行丧礼。若因此复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主上遂服，不犹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

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吴主虽然不出兵了，但是却与晋国断绝了关系。陆凯是陆逊同族兄弟的儿子。

夏季，五月，壬子（疑误），博陵元公王沈去世。

六月，丙午晦（疑误），出现日食。

晋文帝的丧事，臣民都遵守临时制定的法令，服丧三日。葬礼结束，晋武帝也脱去丧服，但仍然戴白帽，吃素食，哀伤如在丧期。秋季，八月，晋武帝将要拜谒崇阳陵，群臣上奏称，秋暑还没有过去，恐怕皇帝悲哀伤感会损害健康。晋武帝说：“朕能够瞻仰先人陵墓，身体、精神自然就会好。”又下诏说：“汉文帝不使天下的臣民都为他而悲哀，这也达到帝王谦逊的顶点了。要拜见先人陵墓，怎么忍心不穿丧服！应当穿丧服，群臣自然可依照旧制行事。”尚书令裴秀上奏说：“陛下已经脱去了丧服现在又穿上，这样做于礼仪没有依据，如果君王穿丧服而臣下却不穿，做臣子的心里也不安。”晋武帝下诏说：“朕担忧的是，悲哀之情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不在乎丧服。诸位一片殷勤好意，朕不忍心再违背了。”于是同意不穿丧服。

中军将军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即使尊贵的天子也要身穿孝服，这是礼制。但是汉文帝却把它废除了，毁坏、损伤礼义。如今皇帝至孝，虽然除去了丧服，但仍实行丧礼。如果能借此机会恢复先王的法规，难道不好吗？”傅玄说：“把穿丧服的时间从以月计改为以日计，已经有几百年了，一旦要恢复古制，是很难行得通的。”羊祜说：“不能使天下人都遵守礼法，暂且使皇帝再穿孝服，不是还好些吗？”傅玄说：“皇帝不除丧

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也。”乃止。

戊辰，群臣奏请易服复膳，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经之礼，以为沉痛。况当食稻衣锦乎！适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遂以蔬素终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不能将顺其美，惜哉！

吴改元宝鼎。

吴主以陆凯为左丞相，万彧为右丞相。吴主恶人视己，群臣侍见，莫敢举目。陆凯曰：“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吴主乃听凯自视，而它人如故。

吴主居武昌，扬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又奢侈无

服而天下除丧服，这就是只有父子，不再有君臣的行为。”羊祜于是不再提让天下恢复古制的话了。

戊辰（二十二日），群臣上奏请求晋武帝恢复正常的服饰和膳食，晋武帝下诏说：“每当感念先灵，而朕不能完成穿丧服之礼，就为此而深深伤心，更不要说吃稻米、穿锦绣了。这样做只会激起朕的痛切之心，不能够缓解朕的沉痛之情。朕本生于儒者之家，礼法传习已久，何至于一时之间便对自己的父亲改变了这种感情！听从你们的已经够多了，你们可以对照孔子答宰我之言反省自己，不要再多说了。”于是以素食素服度过三年。

臣司马光认为：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服丧三年，这是先王礼经所规定，永远不可改变。汉文帝以己意为师，不守成规，改变古制，败坏礼法，断绝父子之间的恩情，毁坏君臣之间的情义，使后世的帝王不能真诚专一于哀悼先人的感情，而群臣谄媚、阿谀，没有人肯加以校正。到了晋武帝，唯独以自己的天性加以纠正并实行，可称是旷世的贤君。而裴秀、傅玄等人，是见识鄙陋的平庸之臣，习惯于常规，拘守行之已久的习俗，不能够承顺晋武帝的美意，可惜啊！

吴国改年号为宝鼎。

吴主任命陆凯为左丞相，万彧为右丞相。吴主憎恶别人注视自己，群臣朝见或在一旁侍候，没有人敢抬眼看他。陆凯说：“君臣之间没有不相识的道理，如果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那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吴主于是听凭陆凯注视他，而对别人却依然如故。

吴主居住在武昌，扬州的百姓逆流而上供应物资，异常劳苦。再加上吴主奢侈无度，

度，公私穷匮。凯上疏曰：“今四边无事，当务养民丰财，而更穷奢极欲，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臣窃痛之。昔汉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刘失道，皆为晋有，此目前之明验也。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武昌土地危险壅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观之，足明民心与天意矣。今国无一年之蓄，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官吏务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景帝以来，乃有千数，此耗财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愿陛下省息百役，罢去苛扰，料出宫女，清选百官，则天悦民附，国家永安矣。”吴主虽不悦，以其宿望，特优容之。

九月，诏：“自今虽诏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于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

戊戌，有司奏：“大晋受禅于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从之。

使得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匮乏。陆凯上疏说：“如今四周边境都没有战事，应当致力于休养生息，积蓄财富，然而却愈发穷奢极欲；还没有发生灾难而百姓的精力耗尽，还没有什么作为而国库的资财已经空虚，我私下为此感到痛心。从前汉室衰微，三足鼎立，如今曹、刘失道，都被晋所占有，这是近在眼前的、十分明显的先例。我蠢笨无知，只是为陛下顾惜国家而已。武昌地势高险，土质贫瘠，多山石，并非帝王建都的地方，况且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在武昌居。’由此看来，是足以证明人心与天意了。现在国家仅有不足一年的积蓄，百姓有离散的怨言，国家这棵大树已经渐渐暴露出了根本，而官吏却致力于苛刻催逼百姓，没有人体恤百姓。大帝的时候，后宫的女子以及各种织工，人数不足百人，景帝以来，人数已经上千，这就使资财的耗费非常严重了。另外，您身边的臣子，大多没有什么才能，他们结成帮派相互庇护，陷害忠良，埋没贤达，这都是些损政害民的人。我希望陛下减少、停止多种劳役，免去苛刻的骚扰，清理、减少宫女，清正选拔官吏，那么就会使上天喜悦而百姓归附，国家长治久安了。”吴主虽然不高兴，但由于陆凯向来名望大，就特别宽容了他。

九月，晋武帝下诏书：“从现在开始，即使诏令有要求，以及已上奏并获得批准，但在实际执行中有不便之处的，都不得隐瞒实情。”

戊戌（二十三日），有关部门上奏称：“大晋受到魏的禅让，应当一概沿用前代历法与车马祭牲的颜色，如同虞舜遵循唐尧旧制一样。”晋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永安山贼施但，因民劳怨，聚众数千人，劫吴主庶弟永安侯孙谦作乱，北至建业，众万余人，未至三十里住，择吉日入城。遣使以谦命召丁固、诸葛靓，固、靓斩其使，发兵逆战于牛屯。但兵皆无甲冑，即时败散。谦独坐车中，生获之。固不敢杀，以状白吴主，吴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杀之。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故吴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为得计，遣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

十一月，初并圜丘、方丘之祀于南北郊。

罢山阳公国督军，除其禁制。

十二月，吴主还都建业，使后父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留镇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颇推令谏争，滕后之宠由是渐衰，更遣牧居苍梧，虽爵位不夺，其实迁也，在道以忧死。何太后常保佑滕后，太史又言中官不可易，吴主信巫覡，故得不废，常供养升平宫，不复进见，诸姬佩皇后玺绶者甚众，滕后受朝贺表疏而已。吴主使黄门遍行州郡，料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

冬季，十月，丙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永安山贼施但，乘百姓辛劳有怨言，聚众数千人，劫持了吴主庶弟、永安侯孙谦叛乱。他们向北到建业，徒众有一万余人，离建业不到三十里地驻扎下来，选择吉日进城。施但派使者以孙谦的名义召见丁固、诸葛靓，丁固、诸葛靓杀了使者，发兵在牛屯迎战施但。施但的兵士都没穿盔甲，立时就被打败而逃散了。孙谦独自坐在车子里，被活捉了。丁固不敢杀他，把情况告诉吴主，吴主连同孙谦的母亲及弟弟孙俊都杀了。当初，望云气的人说：荆州有帝王之气，应当能攻破扬州。因此吴主迁都到武昌。等到施但造反，吴主自以为预言应验了，就派遣数百人击鼓呼叫进入建业，杀了施但的妻子儿女，说：“天子派荆州兵来打败扬州叛贼。”

十一月，晋开始除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的仪式合并于南郊和北郊。

晋罢除了汉朝后裔居住的山阳国的监督卫队，解除了对山阳国的禁制。

十二月，吴主又把国都迁回建业，派皇后的父亲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留下来镇守武昌。朝廷中的官吏因滕牧是显贵的皇亲，都推举他，让他向上谏争，滕皇后因此逐渐地失去了恩宠。吴主又让滕牧去苍梧居住，虽然没有剥夺他的爵位，实际上是把放逐了，他在半路上由于忧愤而死去。何太后时常护佑着滕后，又加上太史说皇后不可更换，吴主信巫术，所以滕后最终没有被废，日常供养在升平宫，不再进见吴主。宫中的姬妾很多人都佩带着皇后印玺绶带，滕后却只是接受大臣们的朝贺和上奏的表疏而已。吴主派遣宦官走遍了州郡，想挑选将吏家中的女

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以千数，而采择无已。

三年

春，正月，丁卯，立子衷为皇太子。诏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运将平，当示之以好恶，使百姓绝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无取焉！”遂不赦。

司隶校尉上党李惠劾奏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尚书仆射武陟各占官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陟已亡，请贬其谥。诏曰：“友侵剥百姓以谗或朝士，其考竟以怨邪佞。涛等不貳其过，皆勿有所问。惠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其中敕群寮，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惠，其于刑、赏两失之。使惠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惠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结于下，威玩于上，将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刘友

子；只要是二千石大臣家里的女儿，每年都要申报姓名年龄，到了十五六岁就要进行考察、挑选，没有被选中的才可以出嫁。后宫女子已有上千人，吴主仍然不断地挑选新人入宫。

三年（公元267年）

春季，正月丁卯（疑误），晋武帝立其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诏令中说：“近代每当新立太子，必定大赦天下。如今时局变化将走向清平，应当表示出喜好与憎恶，使百姓断绝侥幸的念头。曲意地赐人以小恩小惠，为朕所不取。”于是不再赦天下。

司隶校尉、上党人李惠，揭发从前的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武陟等都有霸占官府稻田的行为，请求罢免山涛、司马睦等人的官职，武陟已经去世，请求将他的谥号降级。晋武帝下诏说：“刘友欺凌掠夺百姓，欺骗朝廷官吏，应对其拷问处死以惩罚邪佞之人。如果山涛等人不再重犯已往的过错，对他们就免于追究。李惠一心为公，做官行使职责，可称为邦国中的正直人了。汉光武帝有言：‘贵戚尚且缩起手以躲避二鲍。’即指整顿严肃百官群僚，使他们各自谨慎于自己的职责。而宽容的恩典是不应该经常使用的！”司马睦是晋宣帝弟弟的儿子。

臣司马光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刑罚与奖赏，刑赏不分明，清明如何能成就！晋武帝赦免山涛而褒奖李惠，在刑与赏两方面都有失误。如果李惠所说是正确的，那么山涛就不可以赦免；所说是错误的，李惠就不值得褒奖。褒奖李惠让他说话，他说了却又不采用，结果在下属中结下怨恨，在上则使权威被轻慢，这样又将如何使用李惠？况且四

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

帝以李憺为太子太傅，徵犍为李密为洗马。密以祖母老，固辞，许之。密与人交，每公议其得失而切责之，常言：“吾独立于世，顾影无俦；然而不惧者，以无彼此于人故也。”

吴大赦，以右丞相万彧镇守巴丘。

夏，六月，吴主作昭明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开苑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陆凯谏，不听。中书丞华覈上疏曰：“汉文之世，九州晏然，贾谊独以为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太半之众，欲与国为相吞之计，非徒汉之淮南、济北而已也，比于贾谊之世，孰为缓急？今仓库空匮，编户失业；而北方积谷养民，专心东向。又，交趾沦没，岭表动摇，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若舍此急务，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而应烽燧，驱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敌所因以为资者也。”时吴俗

位大臣罪行相同，但刘友被处死而对山涛等人却不问罪，避开权贵而施法于轻贱之人，这能说是治政之道吗？正处于创业开国之初却不能树立治理国家的根本，要想把基业传给后世，不是很难的事吗？

晋武帝任命李憺为太子太傅，征召犍为人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因为祖母上了年纪，坚决辞让不接受，晋武帝允许了。李密与人交往，往往公然议论其得失优劣而严厉地责备他人，他常常说：“我独自立于人世，自顾其影而没有伴侣，但我却心无恐惧，就是因为我对别人没有厚此薄彼的缘故。”

吴国大赦天下，任命右丞相万彧镇守巴丘。

夏季，六月，吴主兴建昭明宫，俸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都亲自进山监督伐木。大规模地开辟苑囿，兴建土山、楼台，极尽才艺工巧，工程、劳役的花费以亿万计算。陆凯进谏劝阻，没有取听。中书丞华上覈疏说：“汉文帝时，九州安定，唯独贾谊认为，当时的局势就如同在燃烧着的柴堆上睡觉。现在，强大的敌人占有九州之地，拥有一多半民众，计谋着想要吞占我国，不仅仅是汉代时的淮南王、济北王而已。和贾谊的时代相比，哪一个局势更加紧迫？现在国库空虚匮乏，编入户籍的百姓，失去谋生的常业，而北方的晋国，积蓄粮食，休养民力，一心一意地谋取东南。另外，交趾陷落，岭外一带不稳固，我们前后都有仇敌，首尾布满威胁，这正是本朝危难的时刻。如果抛开当前紧迫的事务，尽全力于大兴土木，一旦有意料不到的战乱发生，就要丢下营造之事而应付烽火告急，驱使积怨之民奔赴利刃相接的战场，这便是强大的敌人所乘机加以利用的机会。”当时吴

奢侈，华歆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甔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求其富给，庸可得乎？”吴主皆不听。

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罢。

九月，甲申，诏增吏俸。

以何曾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荀颀为司徒。

禁星气、谶纬之学。

吴主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驾东迎其父文帝神灵于明陵，中使相继，奉问起居。巫覡言见文帝被服颜色如平生。吴主悲喜，迎拜于东门之外。既入庙，比七日三祭，设诸倡伎，昼夜娱乐。

是岁，遣鲜卑拓跋沙漠汗归其国。

四年

春，正月，丙戌，贾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帝亲自临讲，使尚书郎裴楷执读。楷，秀之从弟也。侍中卢珽、中书侍郎范阳张华请抄新律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民，从之。

又诏河南尹杜预为黜陟之课，预奏：“古者黜陟，拟议

国民风奢侈，华歆又上疏说：“现在事情很多而劳役繁重，百姓贫苦而民俗奢侈，各种工匠制做无用的器物，妇女的打扮华丽浮艳，互相仿效，以唯独自己没有为耻。兵士、平民之家，也在追逐流俗，家里没有一锅米、一石粮的储蓄，出门却穿着丝织的艳丽服装；上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下却有浪费财力的损耗，想得到富裕丰足，岂能够实现？”这些话吴主一概听不进去。

秋季，七月，王祥睢陵公的爵位被罢免。

九月，甲申（十四日），晋武帝下诏，增加官吏的薪俸。

晋武帝任命何曾为太保，义阳王司马望为太尉，荀颀为司徒。

禁止占星、望气以及谶纬之学。

吴主任命孟仁署理丞相事务，侍奉吴主车驾向东迎其父文帝神灵到明陵。路上使者来往不绝，敬问神灵的日常起居。巫者声称见到了文帝，其服装、面色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吴主又悲又喜，亲自到东门外迎拜。等到把文帝的神灵迎进祖庙，接连在七日之内拜祭了三次，安排了各类歌舞艺人，白天黑夜地娱乐。

这一年，晋朝遣返鲜卑的拓跋沙漠汗回国。

四年（公元268年）

春季，正月，丙戌（十八日），贾充等人奉上他们所修改的律令，晋武帝来到讲解之处，让尚书郎裴楷在一旁诵读。裴楷是裴秀的堂弟。侍中卢珽、中书侍郎范阳人张华，请求抄写新律令关于死罪的条目，在驿站张贴，以告示民众，晋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晋武帝又命令河南尹杜预对官吏的进退升降进行考核，杜预上奏说：“古时候或用或

于心，不泥于法；末世不能纪远而专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失于苛细以违本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简，俾之易从也！夫曲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文伤理。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岁第其人，言其优劣。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言，六优者超擢，六劣者废免，优多劣少者平叙，劣多优少者左迁。其间所对不钧，品有难易，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曲以法尽也。其有优劣徇情，不叶公论者，当委监司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损，虽有考课之法，亦无益也。”事竟不行。

丁亥，帝耕籍田于洛水之北。

戊子，大赦。

二月，吴主以左御史大夫丁固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为司空。

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

免官吏，筹划于心，不拘泥于法规；到了败落之世，不能考虑长久的实行而专求细密、周到，心存疑忌就相信所见所闻，对所见所闻产生怀疑又相信文书、信札，文书、信札愈来愈繁琐，为官之道也越来越虚伪。魏氏考核官吏的方法，正是汉代京房遗留的法则，其文辞条令可称为极其细密，然而不足的是一味苛求细枝末节而违背了主体，所以历代都不能畅行无阻。还不如申明唐尧时期的旧制度，取其大而舍其小，去其细密而从其简明，使之易于遵循。要想说透事物的常理，标明精神实质，全在于人本身；抛开人而依赖法令，就会以文辞、条令损害事理。不如委任显贵的官员，各自考核其所管辖范畴内的官吏，每年都进行考查，评论其优劣，这样连续六年，主管人综合六年的结果，审查对其六年的评议，六年成绩都是优良的人，可以破格选拔；六年的成绩都是劣的，就要被罢免。优多劣少的人平级调任，劣多优少的人就要降职。在这当中如有对答不平衡，品评有难有易，主管人自然应当准确地衡量轻重，稍加损益，不必曲折以追求尽合于法。有对优劣的品评徇私情，不符合公正的议论的，应当交付监察部门进行弹劾。假如使上下公然地容忍过错，那么就会使公正的评论彻底地失败，即使有对官吏考核的法令，也不会有益处。”这件事到底也没有实行。

丁亥（十九日），晋武帝在洛水之北耕种奉祀宗庙的籍田。

戊子（二十日），晋武帝大赦天下。

二月，吴主任命左御史大夫丁固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为司空。

三月，戊子（二十一日），皇太后王氏去

俎。帝居丧之制，一遵古礼。

夏，四月，戊戌，睢陵元公王祥卒，门无杂吊之宾。其族孙戎叹曰：“太保当正始之世，不能在言之流；及间与之言，理致清远，岂非以德掩其言乎！”

己亥，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诏曰：“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请，诏曰：“患在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前代礼典，质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请不已，乃许之。然犹素冠蔬食以终三年，如文帝之丧。

秋，七月，众星西流如雨而陨。

己卯，帝谒崇阳陵。

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

大司马石苞久在淮南，威望甚著。淮北监军王琛恶之，密表苞与吴人交通。会吴人将入寇，苞筑垒逼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为帝言苞必不然，帝不信，乃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逼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义阳王望帅大军

世。晋武帝居丧期的制度，一概遵循古代的礼节。

夏季，四月，戊戌（初二），睢陵元公王祥病逝，家中去吊唁的宾客中没有缺乏德行之人。他的同族兄弟的孙子王戎叹道：“太保王祥在正始时期，没有被排在能言善谈的那一流里，有时候与他交谈，思想情趣清明广远，莫不是他的品德掩盖了他言谈方面的才能？”

己亥（初三），安葬文明皇后。主管部门上奏说：“安葬的祭礼已经完毕，可以除去丧服。”晋武帝下诏说：“享受到母亲一生的爱抚，却没有用几年的时间回报，从感情上也不忍心。”主管部门坚持请晋武帝除去丧服，晋武帝下诏说：“我所担忧的是不能够一心一意地尽孝，你们不要为我过度悲伤而担忧。前代的礼仪典制形式内容也有所不同，何必要用近代的制度加以限制，使通用的丧礼废缺呢？”群臣仍然请求不止，晋武帝便听了，但是仍然戴白冠，吃素食，坚持了三年，如同为晋文帝守丧一样。

秋季，七月，众多的流星落向西方如雨水倾泻而下。

己卯（十四日），晋武帝拜谒崇阳陵。

九月，青、徐、兖、豫四州洪水泛滥。

大司马石苞长期住在淮南，威望与恩惠在当地很有名。淮北监军王琛忌恨他，秘密地上奏，说石苞与吴国相勾结。正巧吴国将要入侵晋，石苞构筑工事，阻断水流以使防卫更加坚固，晋武帝便对石苞产生了怀疑。羊祜深切地对晋武帝说：“石苞肯定不会这样。”晋武帝不相信，下命令以石苞不会观察敌方形势，构筑工事，阻断水流，使百姓劳